

【自性动用，共人言语，外於相离相，内於空离空。若全著相，即是邪见；若全执空，即长无明。】

这是六祖大师教诫学人称性的教学。首先告诉我们，言语如何才能称性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佛陀在《金刚经》教须菩提尊者说法的要领有两句话：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动」，六祖此处所说与《金刚经》的意思完全相同，我们读起来比读《金刚经》更容易领悟。

六祖教导我们「自性动用」，「动」就是发起，「用」是讲作用。此地讲的发起作用，著重在利益一切众生，即教化众生。教化众生，特别是在我们娑婆世界，总是以言说为主。所以，我们与人言语，要能做到外离相，於相离相，不著相，内也不著空。这是很要紧的。一般人离相，他就著空；离空，他就著相；换句话说，空与有总是执著一端。譬如，凡夫执著有，小乘人执著空，都是毛病。大师就指出这些毛病：「如果你全著相，这就是增长邪见。」不但世间一切法如此，就是学佛也不例外，我们著相学佛。譬如听经，你著言说相；看经，你著文字相，这样作法都是邪见。如果我们不著相，我什么都不执著，「什么都不执著」就著空，什么都不执著就长无明。如声闻、缘觉执著空，佛在《楞严经》说：「内守幽闲，犹为法尘分别影事。」这是长无明，这是学佛最大的忌讳，这是病根之所在。

【执空之人，有谤经，直言不用文字。既云不用文字，人亦不合语言，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。又云：直道不立文字。即此不立两字，亦是文字。见人所说，便即谤他言著文字。汝等须知，自迷犹可，又谤佛经。不要谤经，罪障无数。】

执著空的人，他有时候谤经。尤其学禅的，禅宗不立文字，於是不看经、也不听教，常说「不用文字」。既然不用文字，也不应该说话，因为说话就是文字相；文字不过是言语记录下来的符号而已，不用文字当然也就不能说话。你说话，你还是执著文字相。又说：「不立文字」，达摩祖师到中国来，「直指人心，不立文字」。试问问：直指人心，不立文字，这八个字是不是文字？还是文字。这都是不了解佛法的真实义，都是著相。所以，他见别人讲经说法，就毁谤别人「著文字相」。大师在此地特别教诫我们：「自己迷，那还罢了！如果再要谤佛经，这个罪就重了。」教我们不要谤经，如果谤经、谤法，这个罪障实在是太重了。

【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，或广立道场说有无之过患，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见性。】

学佛最大的忌讳就是著相；换句话说，外面的境界相决定执著不得，内又不能执空。空有两边都不著，这样才能建立道场，度脱一切众生；两边有一头执著，你要去求真，到哪里能求到？以净土法门来说，求一心，你心中执著有个一心、执著有个乱心，你只要有这两种执著之一，就无法证得一心。我们要求一心不乱，心里有个「一心不乱」，这个「一心不乱」就是真正一心不乱的障碍，这是我们要懂得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心已经不清净，你再广立道场说有说无，这怎么能得一心不乱、怎么能明心见性？大师在此地，真是把我们累劫修行的病根一语道破。

【但听依法修行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碍；若听说不修，令人反生邪念。】

『但听依法修行』，依一乘了义的佛法。『又莫百物不思』，「莫」是不可。依法修行，不能什么都不想；什么都不想，你就著空，於道性就起障碍，就不通，这是讲修行错修了。修行，「修」

是修正，「行」是行为，修正身心的行为。错误的修学，第一个是执空的人，他什么都不想，以为自己清净了，「什么都不想」是无想定，果报在无想天（外道天），有时候是在四空天，这是错误，这是障碍道；道就是真如实性。『若听说不修，令人反生邪念』，这也是错误，这是闻而不修。听说大道是清净的，大道是本有的，如《华严经》、《圆觉经》所说的「众生本来成佛」，自己认为直下承担「我本来是佛」就不要修了。这也错了，这样反而生邪知邪见。

【但依法修行，无住相法施。汝等若悟，依此说，依此用，依此行，依此作，即不失本宗。】

这是指导我们正修行的纲领。六祖一生所得的法要，就是《金刚经》的一句话：「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。」他是在这句话开悟，一生受用不尽。在此地大师也是这样教导我们，要行无住相法施。

「无住相」就是「应无所住」，「法施」就是「生心」，无住生心。六祖嘱咐我们：「如果你们真正悟了，悟无住相法施，依这个原理原则去说法，依这个原理原则在日常中起作用、修行、种种行作，就不会失去根本宗旨。」根本宗旨是指「无住生心」。

【若有人问汝义，问有将无对，问无将有对，问凡以圣对，问圣以凡对；二道相因，生中道义。】

六祖说：「如果有人问你佛法大义，你怎么教导他？从反面答覆。问有，你用无来对；问无，你就将有来对；问凡，你就说圣对；问圣，你就说凡对。」这个说法巧妙极了，决不是与人唱反调，用意是在「二道相因，生中道义」；中道就是实性。诸佛、菩萨、祖师说法，无不是希望众生开悟，或有意、或无意，都是教导众生快快开悟，唯有悟入之后才能离苦得乐。所以，一切言说，无不是二道相因，生中道义；换句话说，一切言说，皆不失本宗，都是称

性而说。祖师升堂说法是称性而说，平常闲聊天是不是称性而说？也是称性而说。见性之人，随时随地无不称性。「依此说，依此用，依此行，依此作」，哪有一桩事情不称性？哪有一桩事情不是教众生开悟的？这是真实的大慈大悲。

《大智度论》有一段经文说明「二道相因，生中道义」的道理：「常是一边，断灭是一边，离是二边行中道，是为般若波罗蜜。」所以，别人问你「有」，你就答「无」。为什么？有，是一边。为什么说有？因为无，才显现「有」。因为有，才显现「无」。可见，有、无这两桩事，是互为因缘而显现的。没有「无」，哪来的有？没有「有」，哪来的无？你果然在这里面悟了，「两边不立，中道也没有」，这就是「生中道」的意思。中道也没有，正所谓是「两边不立，中道不存」，这才是般若波罗蜜。在修证上说，菩萨是一边，菩萨是能修；六波罗蜜是一边，是所修。佛是一边，是能证；菩提是一边，是所证。能修、所修，能证、所证，离开这两边行中道，这是般若波罗蜜。这是举个例子，这样的例子在一切大乘了义经典随处都能见到，禅宗语录里面也不例外。懂得这个意思，你才能看经、看语录，看的时候才有味道。否则，你看他一问一答，所问非所答，所答非所问，简直是迷在雾里，不知道它义趣之所在。

【汝一问一对，余问一依此作，即不失理也。设有人问：何名为暗？答云：明是因，暗是缘，明没即暗。以明显暗，以暗显明，来去相因，成中道义。余问悉皆如此。汝等於后传法，依此迭相教授，勿失宗旨。】

六祖说：「一问一对，余问一依此作，即不失理也。」理是真理，什么真理？中道；这个问答就不失理。「假设有人问：何谓暗？答云：明是因，暗是缘，明没有了，暗就现前。以明显示暗相，

以暗显示明相，一来一往互相显现，就显示出中道的义理。以此类推，其他无论问什么，无不如是，悉皆如此。」末后嘱咐大众：「你们於后传法，要依照这个原理原则，迭相教授，勿失宗旨。」

大师这一番开示，后人确实是以此原理原则为教学的依据，我们在禅宗语录几乎处处都能见到。譬如，有人问：「怎样才能见佛真身？」答：「不见有无，就是见佛真身。」又问：「为何不见有无就是见佛真身？」答：「有因无而建立，无因有而显示。本不立有，无也就不能存在。」有无是相对的，没有这一边，决定没有那一边。既然「无」都不存在，「有」从哪里得？有与无，是相对而建立的；既然是相对建立的，它是属於生灭法，生灭就是有为法，它不是真实的。所以，我们离开生灭，离开有为，就见佛的真身。这些方法都是学自六祖的。譬如，有人问：「何者是无为法？」答：「有为法是。」又问：「我问的是无为法，你何以回答有为法是？」诸位若是通达这个原理原则，你一想就明白，他答覆得巧妙，他不是随便答覆的。如果要讲到真正的无为，就是「不取有为，亦不取无为」，有为无为都不取，这才叫真正的无为。